

朱熹作《石鼓书院记》之前，周敦颐是衡阳城最明亮的少年

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 蒋肖斌



73岁的周安林（家谱显示为周敦颐27代孙），带着我满城寻访周敦颐。

在衡阳城转悠，就像在周敦颐家走亲戚：濂溪街（今司前街）以北，濂溪巷以东占地30余亩，是周敦颐的外公郑灿的故宅郑家大院；周敦颐的舅舅郑向嫌乡，就在城西凤凰山下的西湖建成南北长1000米、东西宽800米的园林，现在衡阳市外国语学校所在地，就是花园的一部分；现在拆建于濂溪文化园内的周子祠，原本位于衡劬（衡阳至邵阳）驿道旁，是周敦颐避暑赏读书的地方。史料记载，周敦颐家就是半个衡阳城。

而著名的石鼓书院，则是周敦颐的邻家，距离郑家大院不过600多米。

作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石鼓书院，和衡阳城中诸多与周敦颐有关的历史遗迹的共同点是，都毁于1944年6月那场中国抗战史上敌我双方伤亡最多、正面交战时间最长的衡阳保卫战。

47天可以毁灭衡阳的建筑，但书院的千载历史和人文精华，并不会烟消云散。

书院都不爱建于闹市区，毕竟只有安静的地方才能让心思活络的少年修身养性，好好读书。所以，岳麓书院在岳麓山上，白鹿洞书院在五老峰下，嵩阳书院在嵩山南麓，同样，石鼓书院也在石鼓山。

石鼓山拔地而起，突兀江心，但说是山，海拔才69米，面积仅4000余平方米，与人们想象中巍峨的名山相去甚远。古人说，这座山不仅形状像鼓，水拍击山时发出的声音也如同鼓声，所以将其命名为石鼓山。这座不起眼的小山，因为石鼓书院而名扬天下。

衡阳一直到唐代都不是什么好地方，一个佐证是，衡州刺史多为朝廷贬官。衡阳方志有关学校的记载，也仅有唐玄宗天宝年间（742~756）的衡山县令陆氏所办的庙学，庙学就是县学，因为没有学舍，只能借庙宇为讲学场所。这所学校得到了杜甫的赞赏，他在《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，呈陆宰》一诗中写道：衡山虽小邑，首倡恢文义。

诗人喜欢夸张，但衡阳真正的大义，即将到来。

宋代是中国人文化的高峰，也是书院最幸运的时代。有宋一代，石鼓书院发生了两件大事：朝廷赐额和朱子做记，前者是官方认证，后者是学术权威站队。

宋太平兴国二年（977），宋太宗赵光义赐石鼓书院匾额，不到60年，宋仁宗景祐二年（1035），朝廷更实惠，不再再赐匾额，还颁赐了学田，这让书院在地位和经济上都到了保障。石鼓书院从此日渐兴盛，名扬天下。

到了南宋，淳熙十二年（1185），石鼓书院再次重修，两年后竣工，朱熹受邀作记。朱熹是学者，也是官员，这两个身份让他成为一个身体力行的书院建设爱好者。他在《石鼓书院记》中尖锐地指出，抑今郡县之学官，置博士弟子员，皆未尝考德行道义之素。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书，进取之业，使人见利而不见义，直言今日学校科举之教，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。

朱熹被誉为理学宗师，而在他来到石鼓书院前100多年，周敦颐就已经去世了。这位理学的开山鼻祖，才是衡阳城里最明亮的少年。在周敦颐面前，朱熹都得恭恭敬敬地喊一声祖师爷。

周敦颐为北宋五子之一（其余四人为邵雍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），在这个听上去有些像偶像组合的团体中，周敦颐牢牢占据C位。清代学者黄宗羲在《宋儒学案》中写道：孔子而后，汉儒止有传统之学，性道微言之绝久矣。元公崛起，二程嗣之，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，端数元公之破暗也。

程公为周敦颐谥号，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。他提出无极、太极、阴阳、五行、动静、主静、至诚、无欲、顺化等理学基本概念，为后世的理学家反复讨论和发挥，构成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。

而在衡阳的17年，是少年周敦颐打下学术基础的最重要时光。

周敦颐的父亲在他5岁时就去世了。宋仁宗天圣二年（1024），7岁的周敦颐和姐姐弟弟跟着母亲依附居于衡阳的外公郑灿。郑灿家是标准的学区房，出大门沿着城墙走800步，出瞻岳门，就到了石鼓书院。

对照一下时间表，周敦颐刚到衡阳时，距离宋太宗赐匾石鼓书院47年，距离下一次宋仁宗赐匾11年，这正是石鼓书院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。当时没留下学生花名册，但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和家族声望的加持，少年周敦颐在闻名天下的石鼓书院念书是完全有可能的，甚至

是一种必然。

郑氏为衡阳望族，舅舅郑向官至朝廷龙图阁学士。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中，这样的开头大部分会发展成嫌贫爱富的警世剧，但郑向没有走上这条路，而是成就一段爱甥如子的千古佳话。

稍大一些的周敦颐，开始在舅舅家的私学地西湖读书。因为外甥喜爱莲花，郑向在湖中遍植白莲，为了能让外甥风雨无阻地看莲花，还建了一个爱莲亭，此亭亦毁于衡阳保卫战。古代衡阳八景，其一即为“西湖夜放白莲花”。晚至明朝，爱莲亭畔还有讲易台遗址。

15岁时，赏了几年莲花的周敦颐遭舅命，在爱莲亭写下了《爱莲亭说》，当地人认为这是他后来的名篇《爱莲说》的草稿。外甥文章好，郑向见了更加欢喜，为教育族中子弟，刻碑立于爱莲亭。

而宠甥的最高境界是，宋制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可以荫补，郑向官至三品，也有儿子，却让周敦颐荫补入仕，这也是宋代以舅父名义荫补的第一人。

今日的西湖面积大不如前，隐在一处公园内，成为衡阳市民的休闲场所，打牌的有，跳广场舞的更多，十分热闹。湖中有一座少年周敦颐的塑像，这是唯一让外地人能把这里和周敦颐联系起来的东西，只是湖畔再无洒洒文章少年的踪影。

大部分人的知道周敦颐是因为《爱莲说》，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从文章写就的那一天起，就成为后世文人的自我期许。学界一般认为，《爱莲说》写于宋嘉祐八年（1063），是47岁的周敦颐任虔州通判时，在虔州（今江西赣州）一次与文人雅士的聚会中所作。不过，周敦颐的后人认为，《爱莲说》孕育于衡阳，而衡阳城的百姓也愿意相信，起码腹稿是在衡阳西湖打的嘛。

周敦颐从24岁开始官场沉浮，先任洪州分宁县（今江西修水县）主簿，28岁提任南安军（治今江西大余县）理参军，31岁任郴县（今湖南郴州市苏仙区）县令。38岁时，周敦颐从桂阳（今湖南郴州市汝城县）县令调任大理寺丞，终于成了京官，49岁任永州通判，52岁从邵阳调任郴州知州。

在湖南兜兜转转，宦游人生，周敦颐每次都会经过衡阳，看望亲朋好友。县府志有他读书、讲学的记载，但至于讲学于何时何地，因何事与何人，则语焉不详。

在担任郴县县令期间，周敦颐最突出的政绩就是办学。二程的父亲程珦，比周敦颐大十几岁，而且也官至大理寺丞，在南安和他结识。两人交谈后惺惺相惜，不仅结为知己，程珦还把两个儿子程颢、程颐都送至其门下受业，贡献了上文提到北宋五子中的两子，

理学一脉由此生生不息。

在今天石鼓书院的大观楼，设有七贤木刻像，祭祀历史上对石鼓书院作出过卓越贡献的7位先贤，他们是：李宽、韩愈、李士真、周敦颐、朱熹、张栻、黄幹。

石鼓书院旧有七贤祠，前身是明永乐年间（1403~1424）衡州知府建的韩张祠，纪念韩愈（韩愈是史载登临合江亭第一人）和张栻；成化年间（1465~1487），又加进去了朱熹。宋代理学与书院教学融为一体，石鼓书院有了东南三贤的朱熹和张栻，却没有在衡阳生活多年的理学鼻祖周敦颐，文化人看不下去了。万历十五年（1587）左右，贤达呼吁，朝廷奏，周敦颐入祀石鼓书院。渐渐地，加的人越来越多，到7人成团，遂名七贤祠，一直延续至今。

中国古代的著名书院大多命运多舛，硝烟一起，往往难以保全，但石鼓书院灰飞烟灭更为彻底，毕竟它遭遇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战争。

在一本名为《石鼓书院》的书中，收录了历代碑刻文献选录，一眼望去，标题中出现最多的两个字是“重修”。最后一篇写于2007年，最后一次重修是2006年。但最后一次被毁是1944年，1944年侵华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，在6月23日至8月8日，以10余万兵力对衡阳城发动疯狂进攻，在石鼓山下投入大量凝固汽油弹，石鼓书院被彻底摧毁。

此后，书院一直未能恢复。据说1998年，国家邮政要发行古代书院一套4枚邮票，曾来石鼓山考察，却只见回园，不见书院，地上偶然露出半块残砖断瓦，早就分不清是谁家院墙，邮票取不到任何图像资料，于是不得不放弃。

现在我们看到的书院是2006年6月奠基，2007年9月正式竣工的，仿清代格局，恢复了山门、书舍、武侯祠、李忠节公祠、大观楼、合江亭等建筑。在石鼓书院之麓的合江亭远眺，眼前是烟波浩荡的蒸水与湘水。湘水自右，蒸水自左，俱至亭下，合为一江而东。

关于石鼓山，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有记载：鼓鸣则有兵革之事。这里大部分时候是读书的地方，但有时候，也是刀光剑影的地方。相传曾国藩在衡州创建湘军水师，就是在这片水域训练，景区的讲解员言之凿凿：这里是中国海军的摇篮。

俱往矣。清人范鹤年曾在石鼓书院留下一副楹联：心远地自偏，问草庐是非非耶，此处想见当日；江流石不转，睹秋水来者逝者，伊人宛在中央。幸好，先贤远去，书院犹在。

关于宇宙，中国文化有三个词语表示：天地、宇宙、世界。三个词语合起来，可以突显中国人的宇宙特征。天地一词出现的时间在前，因此先讲。

人是生活在宇宙中的，人有了作为人的自觉意识，就有了宇宙观念。中国古代文化最早用来表达宇宙的词是：天地。甲骨文金文中就有“天”字，先秦以来的解释是“人上加一或二”，指天在人之上，还有“加口”或“加”，同样是强调头上。从远古文化特征看，这些字或许与各族群中天神之形象相关。甲骨文无“地”字，地为后来形声字，土为地而地为声。甲骨文中的“地”是“土”，由“土”和“土”组成，由地上之“土”生出万物之义。从远古文化看，是地神社的象征物。东西南北各族关于天和地的各种想象演进到先秦时，“天地”成为表达理性化的宇宙整体。本来，人在每天每月每年周而复始的生存活动中，抬头看见天，低头看见地，人及其所在周围环境，都在天地之中，因此，以天地来命名宇宙，最直观，最简要。孔子说：天何言哉，四时成焉，百物生焉。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这里“天”乃“天地”的省文（为古代汉语的法则之一）。《周易·序卦》说：有天地，然后有万物；有万物，然后有男女；有男女，然后有夫妇；有夫妇，然后有父子；有父子，然后有君臣；有君臣，然后有上下；有上下，然后礼仪有所措。讲的正是自然社会的一切都由“天地”而来。《老子》（七章）讲：天地地久，说是宇宙的永恒性。我们说到天，自然想象头上的天空，说到地，自然想到脚下的大地。中国古代用“天地”来表达人在其中的宇宙，有什么样的特点呢？

第一，以天地来表宇宙，体现了现象直观与整体性质的统一。天上的日月星辰，地上的山河草木，是直接可以看到的，呈现为直观现象。山河日月何以这样存在，以这种方式运行，又是整体性质的。整体性质通过现象体现出来。天上，日的东升西落，月的圆缺循环，星的四季变化，北极星中央，北斗柄柄旋转，呈现出天象的整体性和规律性。地上，草木在四时荣枯变化，河流因季节涨落，人类禽兽的生长衰亡，同样呈现了整体性和规律性。中国人对天地的整体性质，是通过看到一切现象，发现恒常性与变异性，对之作整体思考而得出的，并把所得出的整体性质，在现象中进行验证，以对恒常进行确认，对变异进行调适，从而得出具有整体性的既重直观现象又重视整体本质的天地观。天地一词，最具包容性，是直观现象的又是整体本质的，二者密不可分，因此，天地是最能表达中国宇宙性质的词。中国的天地没有像西方的宇宙那样产生日心说与地心说的争论，也没有产生宇宙有限还是无限的争论。西方的cosmos（宇宙）一词，在词义上，是从混沌中区别开来的秩序。西方人对宇宙的认识是从秩序中去认识。面对天地中混沌的虚空和虚空的物体，西方人是把虚空中的物体，进行秩序化的把握，形成有秩序的form（形式），这就是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宇宙观的特点，这意味着只有看得到的星体为宇宙，看不见的星体则在宇宙之内。因此，西方的宇宙随着认识的变化而不断变化、升级，从亚里多德、托勒密的宇宙到哥白尼、牛顿的宇宙再到爱因斯坦的宇宙。

第二，中国的“天地”是把天地中的一切，特别是看得见的物体和看不见的空间都包含在其中。以“天地”命名的宇宙，是虚实合一的整体。不同于西方的只重实体的cosmos（宇宙）。中国古人通过昼观日影、夜观极星等系统观察，得出极星在天之中，由极星北斗气化成万物，形成了中国天地由气之虚与物之实的虚实相生结构。在这一结构中，虚之气是主要的，实之物由虚而生，然后又归于虚的气。在这一思路中，无论在天上看到多少星辰，这些星辰都与气化流行的天地整体密切相关。由于看具体物体要关联起天地整体之虚来看，由此不仅突出所见之物的功能的重要性，而且要把所见之物的功能与不可见之物的功能关联起来，从整体功能上得出整体的性质。这一整体观念不但与认知工具的性质基本相合，而且与天地整体的性质基本相合。在这一思路中，无论在天上看到多少山河动植，都是与可知的华夏地区及其关联地区和不可知的地区（八荒）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的。这一整体以“天下”来命名。

第三，以天地命名的宇宙，是时空合一的整体。不同于西方偏重空间确定性的cosmos（宇宙）。日月星辰的运行，突出了时间，以天干（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）彰显出来。但日月星辰的运转又呈现为空间，即以极星为中心的四方天象（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）。山河动植的分布彰显了空间，以十二地支（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）予以强调，但山河动植在四季中的变化，又呈现为时间。中国的用天干地支记年，是时空合一。在时空合一的天地中的万物，用“形象”一词来表达，形，是物体的空间固定形态，象，是作为固定形态的物体在时间中的变化。事物作为形象合一，正是天地作为时空合一在具体事物上的体现。

通过以上三个特点，可以进入到中国以天地来命名的宇宙的多领域。（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授、博导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）

石鼓书院的前身，唐元和年间（806~820）的李宽中秀才书院，为李宽所建。元和三年（808），李宽从家乡陇西来到衡州，在石鼓山结庐读书。他曾经得到当朝宰相的赏识和举荐，仕途相当坦荡，却无意入仕。这个选择很是正确，历史上少了一个平庸的官员，却多了一个名传后世的书院。

最初的石鼓书院只是李宽及其后裔自己念书的地方。他的后人几代宦游，加上唐末战乱，荒烟蔓草的年头，书院也一样沉默。

周敦颐的父亲在他5岁时就去世了。宋仁宗天圣二年（1024），7岁的周敦颐和姐姐弟弟跟着母亲依附居于衡阳的外公郑灿。郑灿家是标准的学区房，出大门沿着城墙走800步，出瞻岳门，就到了石鼓书院。

对照一下时间表，周敦颐刚到衡阳时，距离宋太宗赐匾石鼓书院47年，距离下一次宋仁宗赐匾11年，这正是石鼓书院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。当时没留下学生花名册，但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和家族声望的加持，少年周敦颐在闻名天下的石鼓书院念书是完全有可能的，甚至

是一种必然。

郑氏为衡阳望族，舅舅郑向官至朝廷龙图阁学士。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中，这样的开头大部分会发展成嫌贫爱富的警世剧，但郑向没有走上这条路，而是成就一段爱甥如子的千古佳话。

稍大一些的周敦颐，开始在舅舅家的私学地西湖读书。因为外甥喜爱莲花，郑向在湖中遍植白莲，为了能让外甥风雨无阻地看莲花，还建了一个爱莲亭，此亭亦毁于衡阳保卫战。古代衡阳八景，其一即为“西湖夜放白莲花”。晚至明朝，爱莲亭畔还有讲易台遗址。

15岁时，赏了几年莲花的周敦颐遭舅命，在爱莲亭写下了《爱莲亭说》，当地人认为这是他后来的名篇《爱莲说》的草稿。外甥文章好，郑向见了更加欢喜，为教育族中子弟，刻碑立于爱莲亭。

而宠甥的最高境界是，宋制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可以荫补，郑向官至三品，也有儿子，却让周敦颐荫补入仕，这也是宋代以舅父名义荫补的第一人。

今日的西湖面积大不如前，隐在一处公园内，成为衡阳市民的休闲场所，打牌的有，跳广场舞的更多，十分热闹。湖中有一座少年周敦颐的塑像，这是唯一让外地人能把这里和周敦颐联系起来的东西，只是湖畔再无洒洒文章少年的踪影。

大部分人的知道周敦颐是因为《爱莲说》，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从文章写就的那一天起，就成为后世文人的自我期许。学界一般认为，《爱莲说》写于宋嘉祐八年（1063），是47岁的周敦颐任虔州通判时，在虔州（今江西赣州）一次与文人雅士的聚会中所作。不过，周敦颐的后人认为，《爱莲说》孕育于衡阳，而衡阳城的百姓也愿意相信，起码腹稿是在衡阳西湖打的嘛。

周敦颐从24岁开始官场沉浮，先任洪州分宁县（今江西修水县）主簿，28岁提任南安军（治今江西大余县）理参军，31岁任郴县（今湖南郴州市苏仙区）县令。38岁时，周敦颐从桂阳（今湖南郴州市汝城县）县令调任大理寺丞，终于成了京官，49岁任永州通判，52岁从邵阳调任郴州知州。

在湖南兜兜转转，宦游人生，周敦颐每次都会经过衡阳，看望亲朋好友。县府志有他读书、讲学的记载，但至于讲学于何时何地，因何事与何人，则语焉不详。

在担任郴县县令期间，周敦颐最突出的政绩就是办学。二程的父亲程珦，比周敦颐大十几岁，而且也官至大理寺丞，在南安和他结识。两人交谈后惺惺相惜，不仅结为知己，程珦还把两个儿子程颢、程颐都送至其门下受业，贡献了上文提到北宋五子中的两子，

理学一脉由此生生不息。

在今天石鼓书院的大观楼，设有七贤木刻像，祭祀历史上对石鼓书院作出过卓越贡献的7位先贤，他们是：李宽、韩愈、李士真、周敦颐、朱熹、张栻、黄幹。

石鼓书院旧有七贤祠，前身是明永乐年间（1403~1424）衡州知府建的韩张祠，纪念韩愈（韩愈是史载登临合江亭第一人）和张栻；成化年间（1465~1487），又加进去了朱熹。宋代理学与书院教学融为一体，石鼓书院有了东南三贤的朱熹和张栻，却没有在衡阳生活多年的理学鼻祖周敦颐，文化人看不下去了。万历十五年（1587）左右，贤达呼吁，朝廷奏，周敦颐入祀石鼓书院。渐渐地，加的人越来越多，到7人成团，遂名七贤祠，一直延续至今。

中国古代的著名书院大多命运多舛，硝烟一起，往往难以保全，但石鼓书院灰飞烟灭更为彻底，毕竟它遭遇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战争。

在一本名为《石鼓书院》的书中，收录了历代碑刻文献选录，一眼望去，标题中出现最多的两个字是“重修”。最后一篇写于2007年，最后一次重修是2006年。但最后一次被毁是1944年，1944年侵华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，在6月23日至8月8日，以10余万兵力对衡阳城发动疯狂进攻，在石鼓山下投入大量凝固汽油弹，石鼓书院被彻底摧毁。

此后，书院一直未能恢复。据说1998年，国家邮政要发行古代书院一套4枚邮票，曾来石鼓山考察，却只见回园，不见书院，地上偶然露出半块残砖断瓦，早就分不清是谁家院墙，邮票取不到任何图像资料，于是不得不放弃。

现在我们看到的书院是2006年6月奠基，2007年9月正式竣工的，仿清代格局，恢复了山门、书舍、武侯祠、李忠节公祠、大观楼、合江亭等建筑。在石鼓书院之麓的合江亭远眺，眼前是烟波浩荡的蒸水与湘水。湘水自右，蒸水自左，俱至亭下，合为一江而东。

关于石鼓山，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有记载：鼓鸣则有兵革之事。这里大部分时候是读书的地方，但有时候，也是刀光剑影的地方。相传曾国藩在衡州创建湘军水师，就是在这片水域训练，景区的讲解员言之凿凿：这里是中国海军的摇篮。

俱往矣。清人范鹤年曾在石鼓书院留下一副楹联：心远地自偏，问草庐是非非耶，此处想见当日；江流石不转，睹秋水来者逝者，伊人宛在中央。幸好，先贤远去，书院犹在。

关于宇宙，中国文化有三个词语表示：天地、宇宙、世界。三个词语合起来，可以突显中国人的宇宙特征。天地一词出现的时间在前，因此先讲。

人是生活在宇宙中的，人有了作为人的自觉意识，就有了宇宙观念。中国古代文化最早用来表达宇宙的词是：天地。甲骨文金文中就有“天”字，先秦以来的解释是“人上加一或二”，指天在人之上，还有“加口”或“加”，同样是强调头上。从远古文化特征看，这些字或许与各族群中天神之形象相关。甲骨文无“地”字，地为后来形声字，土为地而地为声。甲骨文中的“地”是“土”，由“土”和“土”组成，由地上之“土”生出万物之义。从远古文化看，是地神社的象征物。东西南北各族关于天和地的各种想象演进到先秦时，“天地”成为表达理性化的宇宙整体。本来，人在每天每月每年周而复始的生存活动中，抬头看见天，低头看见地，人及其所在周围环境，都在天地之中，因此，以天地来命名宇宙，最直观，最简要。孔子说：天何言哉，四时成焉，百物生焉。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这里“天”乃“天地”的省文（为古代汉语的法则之一）。《周易·序卦》说：有天地，然后有万物；有万物，然后有男女；有男女，然后有夫妇；有夫妇，然后有父子；有父子，然后有君臣；有君臣，然后有上下；有上下，然后礼仪有所措。讲的正是自然社会的一切都由“天地”而来。《老子》（七章）讲：天地地久，说是宇宙的永恒性。我们说到天，自然想象头上的天空，说到地，自然想到脚下的大地。中国古代用“天地”来表达人在其中的宇宙，有什么样的特点呢？

第一，以天地来表宇宙，体现了现象直观与整体性质的统一。天上的日月星辰，地上的山河草木，是直接可以看到的，呈现为直观现象。山河日月何以这样存在，以这种方式运行，又是整体性质的。整体性质通过现象体现出来。天上，日的东升西落，月的圆缺循环，星的四季变化，北极星中央，北斗柄柄旋转，呈现出天象的整体性和规律性。地上，草木在四时荣枯变化，河流因季节涨落，人类禽兽的生长衰亡，同样呈现了整体性和规律性。中国人对天地的整体性质，是通过看到一切现象，发现恒常性与变异性，对之作整体思考而得出的，并把所得出的整体性质，在现象中进行验证，以对恒常进行确认，对变异进行调适，从而得出具有整体性的既重直观现象又重视整体本质的天地观。天地一词，最具包容性，是直观现象的又是整体本质的，二者密不可分，因此，天地是最能表达中国宇宙性质的词。中国的天地没有像西方的宇宙那样产生日心说与地心说的争论，也没有产生宇宙有限还是无限的争论。西方的cosmos（宇宙）一词，在词义上，是从混沌中区别开来的秩序。西方人对宇宙的认识是从秩序中去认识。面对天地中混沌的虚空和虚空的物体，西方人是把虚空中的物体，进行秩序化的把握，形成有秩序的form（形式），这就是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宇宙观的特点，这意味着只有看得到的星体为宇宙，看不见的星体则在宇宙之内。因此，西方的宇宙随着认识的变化而不断变化、升级，从亚里多德、托勒密的宇宙到哥白尼、牛顿的宇宙再到爱因斯坦的宇宙。

第二，中国的“天地”是把天地中的一切，特别是看得见的物体和看不见的空间都包含在其中。以“天地”命名的宇宙，是虚实合一的整体。不同于西方的只重实体的cosmos（宇宙）。中国古人通过昼观日影、夜观极星等系统观察，得出极星在天之中，由极星北斗气化成万物，形成了中国天地由气之虚与物之实的虚实相生结构。在这一结构中，虚之气是主要的，实之物由虚而生，然后又归于虚的气。在这一思路中，无论在天上看到多少星辰，这些星辰都与气化流行的天地整体密切相关。由于看具体物体要关联起天地整体之虚来看，由此不仅突出所见之物的功能的重要性，而且要把所见之物的功能与不可见之物的功能关联起来，从整体功能上得出整体的性质。这一整体观念不但与认知工具的性质基本相合，而且与天地整体的性质基本相合。在这一思路中，无论在天上看到多少山河动植，都是与可知的华夏地区及其关联地区和不可知的地区（八荒）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的。这一整体以“天下”来命名。

第三，以天地命名的宇宙，是时空合一的整体。不同于西方偏重空间确定性的cosmos（宇宙）。日月星辰的运行，突出了时间，以天干（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）彰显出来。但日月星辰的运转又呈现为空间，即以极星为中心的四方天象（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）。山河动植的分布彰显了空间，以十二地支（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）予以强调，但山河动植在四季中的变化，又呈现为时间。中国的用天干地支记年，是时空合一。在时空合一的天地中的万物，用“形象”一词来表达，形，是物体的空间固定形态，象，是作为固定形态的物体在时间中的变化。事物作为形象合一，正是天地作为时空合一在具体事物上的体现。

通过以上三个特点，可以进入到中国以天地来命名的宇宙的多领域。（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授、博导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）



首届 大国工匠出少年 文物修复冬令营在故宫圆满闭营

2月14日，首届“大国工匠出少年”文物修复冬令营活动圆满闭营。来自全国各地的30名喜欢历史、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小学生完成了为期4天的文物修复技艺的探索之旅。本次冬令营活动由中国文物学会、北京博成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举办，共开设中国古书画文化知识及装裱、青铜器修复知识和技艺手法课程，深受青少年营员的欢迎。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、副院长阎宏斌亲临现场对少年们给予鼓励和期望。

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 李建泉/摄

文物修复冬令营在故宫圆满闭营

2月14日，首届“大国工匠出少年”文物修复冬令营活动圆满闭营。来自全国各地的30名喜欢历史、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小学生完成了为期4天的文物修复技艺的探索之旅。本次冬令营活动由中国文物学会、北京博成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举办，共开设中国古书画文化知识及装裱、青铜器修复知识和技艺手法课程，深受青少年营员的欢迎。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、副院长阎宏斌亲临现场对少年们给予鼓励和期望。

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 李建泉/摄

天上出现了十个太阳。

烈日当空，怪兽横行，赤地千里。人类又一次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。

此时，掌管天下的是帝尧的儿子放勋，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尧。尧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帝王。穿着粗麻的衣裳，吃的是野菜糙米，住的是没有修剪过的茅草屋。屋里柱子和木椽上的树皮都没有去掉。

尧采取了种种办法，祷告、哀求，或许还有威胁。天帝们终于坐不住了。十个太阳闹得不太像话，并且好像也不打算做回原先安分的样子。要派个人去警告它们一下。

十个太阳是帝尧和羲和的孩子，住在汤谷。汤谷上面有一棵几千丈高的扶桑树。羲和每天在甘池，有时也在咸池给他们洗澡，洗得干干净净了，就带他们中的一个到扶桑树的树顶，树顶上停着一辆车子，拉车的是六条龙。羲和让太阳坐好，一声吆喝，驾着车子腾空而起。大地上立即就透出万缕的光芒。车子要在天上走一天，到悲泉停下来。六条龙也要休息了。接下来黄昏时的这点路，就由太阳自己走。太阳从悲泉走向虞渊，最后进入蒙谷，身影完全消失。每天一个太阳，轮流飞越天空，照耀大地。忽然有一天，羲和不留神，十个太阳全跑出来了。这一出来，就再不肯回去。

天帝请了羿过来，他是天上射箭得最好的，让他到人间去把那些吃人的怪兽杀一杀。至于天上乱跑着的十个太阳呢，天帝没有明说。

羿带了妻子嫦娥一同来到人间。

先秦人物传

烈日与洪水

□ 申赋渔

走吧，走吧，我们去把剩下的几头怪兽杀掉。羿也兴高采烈起来。唯一不高兴的是嫦娥，她知道羿闯了大祸。

说好来接他们的神无影无踪。羿垂头丧气，嫦娥不是哭哭啼啼就是吵吵闹闹。羿受不了嫦娥的埋怨，想到西王母住在人间的昆仑山，去找她，或许会有办法。

西王母给了羿两粒不死药。一粒给他，一粒给他的妻子嫦娥。有了这两粒药，和妻子就可以长生了。虽然仍然不能回天上成神，但比终究要死的凡人好多了。羿欢天喜地回到家，把药丸拿给嫦娥看。

天黑下来，嫦娥睡不着，思来想去，实在厌恶这世间的生活。嫦娥倒一碗水，把两粒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。

药才吃下去，嫦娥就觉得身子轻起来，慢慢离了地面。轻轻一飘，就从屋里飞到了外面。头顶上，一轮明月正朗朗地照着。她就朝着月亮飞过去。

羿失去了不死药。偷去不死药的是自己的妻子，妻子抛弃了他，这样的痛要比回不了天庭更重。羿不再快乐。

如果说还有一点点的快乐，就是教几个学生射箭。

其中最有天赋的学生名叫逢蒙。有一天，逢蒙陪着羿去打猎。他用一根桃木棒猛打羿的后脑。逢蒙为了自己成为天下第一的人，杀死了羿。

羿死之后，一场大洪水又席卷而至。

大水四处漫溢，连尧的都城都淹了。尧没有办法，只好带着民众往高处搬迁。刚落脚，洪水跟着就来了，只好再搬。一搬再搬，最后来到平阳。

尧让鲧去治水。

鲧一去就是九年，眼看洪水即将治理成功，突然死了。

鲧是被祝融杀死的。为了治水，鲧从天帝那里偷了一块息壤。这是一种神奇的土，放到哪里，它自己会长。拿一点，就会自己长成大土丘。这当然是治水最好的工具了。可惜就在鲧将要治好洪水的时候，天帝发现息壤丢了，并且很快就知道，是鲧偷了去治水。于是派火神祝融来杀他，把息壤带回天庭。

鲧被杀死在羽山脚下。鲧被杀死了，过了三年，

羿担心满腔怨气的鲧有什么异变，就派人用最锋利的吴刀把他划开。谁知道一刀划下去，鲧的肚子里藏着一个孩子。鲧的尸体变成一只黄能，跳进了旁边的羽渊。

从父亲肚里出生的那个孩子，就是后来的禹。鲧变成的能，据说是一种三只脚的大鳖。当地百姓建了一座鲧庙，祭祀他的时候，海里常常有蛟龙和黑色的鱼跃水而出。人们都觉得很惊异。

尧已经太老了，也太累了。先是十日当空，大地热得像火烧一般，现在又是洪水漫天。灾难不断。他一直找不到可以接他位子的人。

他的儿子丹朱，是不行的。性格傲慢，又喜欢四处游玩。尧也曾着力培养过他。专门为他发明了围棋，花心血教他。丹朱很感兴趣，学得也好，不久就成了天下第一的围棋高手。可是性格还是没有改过来，甚至变本加厉。洪水来的时候，他看到人们乘船往来，觉得好玩。洪水退了，他还常常坐在船上，让人们在浅水里推着船玩。白天玩不够，晚上继续喧闹，呼朋引伴，在家里淫乐。

我如果把天下让给丹朱，是丹朱一个人得好处，却害了天下的人。这不行。尧说。

尧做了七十年的天子，有人推荐了舜。他又一直不放心，又观察了他二十年，才退下来，把位子让给他。

后羿射日，嫦娥奔月，鲧窃息壤，禅让天下，美丽传说的背后，总是藏着一段难以言说的悲伤往事。